世界本身充滿了魔幻 卡塔赫納讓魔幻走進世界。

來南美洲旅行之前,我

的海港城市,是整個南美黃金玉石通往西班牙最大輸出

港,也曾是南美最大的黑奴集散市場。看過一些資料後才

知道這是一座名副其實的歷史文化名城。並且,這裡是作

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靈魂故鄉。他曾說過: "拉丁美洲的

歷史也是一系列高昂然而徒勞的奮鬥的集合,是一幕幕事

先注定要被人遺忘的戲劇的集合。"是的,殖民化的征服

與被征服、種族之爭、獨立革命、瘟疫、幫派暴力,無休

止地破壞與消耗著拉美地區。但是卡塔赫納很幸運,這裡 沒有被遺忘。或許是重要的地理位置,富戲劇性的歷史和

現代文學藝術的熏染,這些錯綜復雜的扯不清的事情鑄就

了這裡的風彩。歲月沒有使她失色,反而把這裡雕琢成南

美最富魅力的地方,早在八十年代,這個老城區已被列為

卡塔赫納面臨加勒比海,三月的氣候涼爽宜人。在拉

老街道太多,縱橫交錯,又窄又長,黑黝黝的石頭路

兩旁時有積水,反映著光彩的但破碎的街景。很多街道窄

、光怪陸離的感覺。中午熾烈的陽光照在原本就色彩斑

爛的牆面,色彩更加濃烈。無數的塗鴉和牆畫充斥在所有

的大街小巷和各個角落,陽光好像給它們蒙上了一層朦朧

的薄紗。參錯凸凹的房檐和花式陽台在不同色彩的牆面留

下圖案般的投影。我注視著這美妙的瞬間,多麼像一幅波

普繪畫,純淨的色彩,極簡風格。有人悄然闖入畫面,不

知拖拉著什麼東西,又游離般的劃過,像皮影戲裡的過場

傑克遜像復活了一樣現身在那裡,倒退著走平地如漂浮在

太空。一個乞丐靜悄悄地坐著,觀察著每一個可能施舍的

游人。有人在吹薩克斯,演奏的是路易斯、阿姆斯特郎的

〈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很陶醉這種感覺,風中

我是一粒流浪的種子,

一直害帕來到人間。 只因田頭的那片希望,

■災後村落

經過了一個小廣場,聚集了很多人,我看到麥克.

得僅僅夠一部車的寬度,卻穿梭著各個年代和款式車輛,

從不知道哥倫比亞北部的卡

塔赫納,曾是南美洲最古老

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丁美洲旅行,我已成了一個習慣

先往最高的教堂的方向去, 因為那

裡總會有中心廣場和一些城市重要

的景點。在卡塔赫納也不例外,我

也沒多想就朝著一個高高的教堂拱

頂走去。一路游游蕩蕩,感受著古

老的印加文明,早期的西班牙殖民

文化,和西非黑奴帶來的異邦風俗

混合而成的特有的有點魔幻般的風

情。並且不知不覺地被懸掛在街道

上方如同經幡似的小彩旗,倒掛的

人物,也把我拉回現實

我以我的極限吶喊

格局還是在二維之短

我以生命的空無感惑

悲傷的故事寫著瓦上

泥濘的湗頭濁水如鏡

那一雙,那一雙眼睛

那一臉,那一臉無奈

望穿秋水五千年,

映襯著兩旁盛世的衣衫。

合十的還是一朵無根的雲煙

寫盡萬劫而不浪的滄海桑田

成一部長篇小說。我們還要不

斷發現和培養新一代作家,澳

洲不斷有華裔新移民進來,使

雨傘和各種不同的彩色物件吸引著行進的方向。

第1120期

本質是追求自由

何與懷

(前言:三十年前,1993年11月1日,澳洲政府宣布 對因"六四"天安門事件滯留澳洲的"四十千"中國留學 生給予永居。"四十千"留澳,那真是一場聲勢浩大的相 約澳洲!幾十年來,本人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他們的掙扎、 進取與成功,現謹以《嬗變: "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 年》一書作為一個結晶,向他們致敬。本文為此書第二輯 中的一篇文章。)

"認同"首先是"被認同",在現行國際准則規定 下,首先是取得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認同"是世界 移民文學也是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主題,澳華留學生文學 自然不能例外。而其內在意義是什麼,更是值得我們關注 和探討的。

痛苦的身份焦慮:一個主要的澳華留學生文學主題

在澳大利亞,對當時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公民來 說,取得居民身份竟然成為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這 段經歷當然留下強烈的心理後遺症。正如曾經也是這"四 十千"中國大陸留學生一員、後來當上深圳大學文學院教 授的錢超英博士所指出:

那一段動蕩、焦慮、懸隔、錯置,必須隱姓埋名,保 密國籍,忘卻自尊,掙扎求存,比"二等公民"還等而下 之的"黑民"歲月雖已過去,但終究構成了他們"集體記 憶"深處長久不滅的灼痛,構成了他們面對理想與現實恆 久疑難的經驗背景,構成了深刻改變他們的世界認知和文 化態度並影響其身份意識的重要基礎

描寫身份焦慮、打工艱難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來自上海 的劉白(原名劉觀德)所著的《我的財富在澳洲》。它發 表於上海著名文學雜志《小說界》1991年3月號,並由 上海文藝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是澳華留學生文學最早 的長篇小說。這是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澳洲尋夢尋找財 富的故事,也是一個外來者、失敗者的故事。書名"我的 財富在澳洲"畫龍點睛地提示著一種巨大的反譏。主人公 名叫羅伯特.牛,他哪有什麼財富在澳洲?!他每天游走 於陰街暗角,千方百計尋工打工,掙取可憐的一點小錢, 首先還得還清出國前所籌借的債務。由於沒有身份,還得 東躲西藏,躲避移民局捉拿,形同"土撥鼠"一樣。作者 更刻意在全書每一章開頭大量摘錄當時的傳媒報道、國會 論爭、史料逸聞,呈現主流社會一派宏大、甚至高高在上 的氣勢,和這些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瑣碎卑微對比,營造出 一種強烈的反差。書中有兩句話來自這一痛苦的真實,又 為這一痛苦的真實作了高度概括,並成為這一時期滯澳 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經典語言。一句稱為"五苦論",是 痛感打工苦但失業更苦: "吃不著苦的苦比吃苦的苦還要 苦。"另一句是"三難論": "出來難,呆下去也難,回 去更難。

《我的財富在澳洲》曾在澳洲譯成英語出版,和它並 列譯成英語一起出版的是一部中篇小說《澳洲:美麗的謊 言》。這部作品清楚地反映中國留學生的烏托邦幻滅。作

今年以來,新州作協與悉尼 金匙 (Campsie) 圖書館緊密合 作,配合默契成功舉辦了系列華 文文學活動,8月26日下午進行 的活動主題為"作家會談.澳大

利亞華文文學的黃金時代" 主講人為在澳洲國內國際文學文化界具有一定 影響力的施國英女士、田地先生、何與懷先生。吸 引了大悉尼區域近百對文學寄予厚望的聽眾,包括 二百公里之外的華文文學發燒友。由張亞紅女士主 持的網絡直播間保持在5.5千名觀眾左右,還收到 2.16萬個點讚。會議室內座無虛席,需不斷添加座 椅,講與聽的觀眾,激烈參與提問與辯述,不同觀 點、不同理念、甚至不同政治社會立場都原汁原味進 行碰撞、釐清與明確,充分體現文學本身具有的多樣 性,活潑性,社會性、審美性,令整場講座自始至終 新意不斷,一掃慣常冗長沉悶的會議風,兩個半小時 一晃而過,有人大呼:這樣的活動要多來!

講座由新州作協現任會長陸文濤做開場介紹。 第一位發言的是新州華文作協創會會長,也 是活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澳華文學的領軍人物之 一的施國英女士。她強調指出,自20世紀90年代 初到本世紀初這段被譽為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黃金 時代,大量現像級作品湧現,無論是活躍程度還是 影響力都是後來的澳華文學無法比擬的。緊貼生活 的嬉笑怒罵,連牛奶箱都可成為文字藝術的精彩主 角,幾份華文報紙雜誌等刊物為當時的華彩繽紛提 供平台。所謂八怪九妖現像就是當時華文學盛況的 縮影。她主要回顧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由中國大陸四 大千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技術類移民以及他們的家屬 為受眾的華文學狀態。

接著,由曾在2011-15年擔任新州作協會長的 知名作家田地先生發言。這位八十年代末就抵達澳 大利亞落地生根的前中國國內作協會員認為1993-2003為華文學創作的"黃金時代"。那時寫的與 讀的,基本來自中國大陸,主力為留學生,因而稱 為留學生文學。大家離開自己語言和受教育文化的 舒適圈,正當年之際,思想特別活躍,除了大批作 者,還有更大批敏銳的穩定增長的讀者群。作品發 表常在當晚就收到讀者的認真回饋。現在80%以上 的作者不寫了,即便寫,文筆也不及年輕時。紙版 衰落,那種紅火,那種共鳴無影無蹤。現在的澳華 文壇,難有年輕新人加入,如果能有五個唯韜(現 居昆士蘭的南溟文學基金獎獲得者,代表作長篇小 說《迷洲》)出現,那麼澳華文學還是有黃金光彩 的。

壓軸發言的是世界華文界著名學者、也是作 協會員的何與懷博士。這位將一生都獻給文學文 化事業、至今筆耕不輟佳作頻出的八旬作家,尖銳 指出:完全不同意"九十年代是澳華文學的黃金時 代"說法。他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澳華留學生 文學活躍時代,也是澳華文壇成型時代,澳華留學 生作家的貢獻應該肯定。但是,必須強調,那一段 歲月可能是某些人的黃金時代,但絕不能說是"澳 華文學的黃金時代"。何博士從書寫與出版的角度

者皇浦君為其作品取了"美麗的謊言"這樣一個題目,也 是指向一種苦澀的反譏。

劉放於1997年5、6月間在悉尼《東華時報》發表了 中篇小說《布羅尼亞帕克的春天》。他在這部作品裡生動 地描寫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在一間老人院做他們以前從來 沒有預料過、當然也不熟悉的護理工作的經歷。他們每天 的護理工作極度沉悶,瑣碎辛苦,還得忍受老人發脾氣時 施加的折磨。面對各種鰥寡孤獨、衰老病殘、痴迷顛狂的 景像,他們深感自己是活在一座遠離塵囂的活墳墓裡。不 過,他們畢竟年處青春,熱血騷亂,也有獨特的苦中作樂 的辦法。他們工餘互相發泄情欲,羅曼蒂克一番,甚至出 雙入對,儼然恩愛夫妻。其中傳達一種伴隨身份焦慮的強 烈的荒誕感。

原為《北京晚報》記者、編輯的北京人劉奧(原名 劉熙讓)於1995年在北京群眾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小 說令人更為悲催嘆息。這部作品直截了當就叫"雲斷澳 洲路",描寫一對相愛的留學生情侶為了能夠在澳辦理 居留,不惜勞燕分飛。女方和一個醜陋的"鬼佬"過上 受盡凌辱的同居生活,但就在眼看獲得居留批准的時候卻 死於非命了。《雲斷澳洲路》極力傳達這個憤憤不平的信 息: "這正是我們這些人的悲哀所在。什麼是移民?美國 人的字典上解釋得好:移民就是把外鄉看成比家鄉還好的 傻瓜!

居留身份與婚姻性愛悲劇:以張勁帆的《初夜》為例

當年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居留問題常常要和婚姻性愛扯 在一起,而這種婚姻性愛常常是一出悲劇。

關於這個令人深感難堪悲痛的話題,張勁帆的《初 夜》(First Night)中的幾篇中短篇小說可以討論一 下。2005年,該書獲得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贊助,納 入澳華作家莊偉傑主持的"澳洲華文文學方陣",由中國 文聯出版社於同年出版。

集中的短篇《朝朝暮暮》,寫一對年輕夫妻因為丈夫 出國天各一方,後來好不容易在澳洲團聚了,卻因為丈夫 要回中國做生意再次天各一方,只是互換了位置。他們對 幸福的追求最終換來的卻是遠離了幸福,以離婚收場。故 事以夫妻感情變化為情節主線,採用第一人稱的書信體與 第三人稱的客觀陳述相結合的結構,展現了中國留學生苦 爭居留的辛酸經歷。

近三萬字的《雲與鳥》是一部雙城記,寫出上海姑娘 霽雲對西方世界的向往和一個名叫丹尼爾的悉尼男人對中 國文化的迷戀形成的錯位反差並因此釀成離婚的悲劇。霽 雲理想中的西方原來並不是自己適官生活的地方,而真正 適合她生活的上海,又因為她的西方夢,而被自己狠狠抛 在了身後。霽雲最後想作出妥協,回到上海來挽救她和丹 尼爾的婚姻,但此時一切都太晚了。他們開始於對方文化 的表層認識而結合又因為認識的深化而最後分離

(未完)

澳華文學的黃金時代

新州作協與金匙圖書館聯合舉辦作家會談

闡述澳華留學生文學衰落後澳華文壇的狀況,強調 現在發表的作品文學性更強,含金量更高,不乏優 秀作品。例如,從2003年到現在,光南溟出版基 金就收到二十萬字的作品一百幾十部,評出了三十 六部獲得資助出版作品,涵蓋小說、散文、詩歌、 評論等多種體裁。特別要指出的是,也算是配合 本次講座,何與懷博士在短短三個月時間編寫出版 了一部三十萬字的著作。此書以"嬗變"命名,副 標題是"'四十千'紙上足跡三十年",總結性地 論述了八、九十年代以來澳華文學的成就與發展趨 勢,強調澳華文學的生命力——是一塊"不斷崛起 的新大陸"。今天,澳華文壇的新成就已經遠遠超 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不過,如果要進一步加促澳華 文學"黃金時代"的來臨,還需要我們澳華文壇各 位同仁共同做出更大的努力。

三位主講人之後,有多位聽眾上台發表看法, 直接提問。肯定的否定的,針鋒相對又理解包容。有 認為壓根兒無"黃金時代",澳華文學已經死去,有 詰問純文學性,有強調意識形態。主講人與聽眾一問 一答,多問一答,多問多答,熱烈有序。

澳知名作家也是多項獎項包括南溟基金獲得者 張勁帆先生的發言: "一般人們意識中把黃金時代 當作最好的時期來理解,從傳播受眾和現像級事件角 度,我同意施國英把那段時間看作黃金時代的說法, 因為紙質媒體的衰落使然。如果從文學本身的體量和 質量的角度來看,我更傾向何與懷的說法:澳華文學 是一塊不斷崛起的新大陸,仍有許多好作品出現,包 括長篇作品,如夏兒的《望鶴蘭》,正如同有舊金山 還有新金山,只不過媒介分散了,讀者的關注度不 如以前了。把澳華文學放到整個世界華文文壇的版圖 上看,新大陸還缺乏高峰,即在世界華文文壇有較大 影響的代表性作家,這與澳華作家的寫作努力不夠有 關,與我們的關在圈子裡自娛自樂,不注重走出去擴 大宣傳讓世界華文文壇瞭解我們也有關。老作家們有 繼續在寫,有可能再寫出好作品,我自己最近就剛完

之成為可能。我對澳華文學的 進一步繁榮是充滿希望的。" 不能抵達現場的也是南溟 基金獲得者資深作家劉放先生的書面意見: "基本 贊同何與懷先生對澳華文學的評論。比較全面客 觀。澳華文學的繁榮發展盛衰,與中國文學乃至世 界文學發展變化息息相關。文學影響力消減式微,

互聯網的出現是主要因素。這是人們對文學黃金時 代的認知偏差的首要原因。當年讀者選擇單一,只 能讀有限的幾個紙媒,如東華時報,大洋時報。這 與現在的漫無邊際海闊天空的網絡是不可比擬的。 那種一張報紙就能全面影響讀者的時代已一去不 復返。作者也一樣,那時都沒有太多選擇,大家都 集中在幾個報紙發表文章,給人一種繁榮的感覺。 當然這種運作方式也會產生壓力和動力,客觀上 也促進作者更加勤奮寫作。我們這些寫專欄的,一 周不寫就被編輯追稿,讀者也會追問。就是說,當 年作者讀者資源都很集中。而現在,就是有些作家 寫出極好作品,也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就是網絡時

不能參會的作家行邁等也對"九十年代是澳 華文學的黃金時代"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

最後在新世紀才移民澳洲的新晉入會的作家 張帆先生特別介紹了身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化人對 海外文化活動的嚮往,認為是自由創作的楷模。並 介紹澳洲主流社會開展文學活動的特點,或為澳華 文學的繁榮發展所借鑒。

除了文友聽眾,作協會員山林、趙九歌、夏 兒等也先後登台表達對文學的關切。

前會長千波女士擱下繁忙的商務管理,不惜 其集團食品店當日經營虧損,親自到會並為講座捐 贈茶點,甚至打動了圖書館工作人員。文學的力量 是強大的,動人的,永久的。

最後,協會副會長梁軍先生小結,請大家不 要忽略《新州作協文集》一、二卷書籍,收集了部 分會員在2012前的選作,請參會者購書和品嘗茶 點。講座完滿結束。

(山林執筆,新州作協理事會供稿。)



■研討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卡塔赫納老城門

楚了,他拖著一塊磁鐵,上 面吸附著幾件鐵質用具。我的視線跟隨者他游弋,廣場裡 的人好像瞬間消失了,只剩那個乞丐在叨叨念念地,又好 像專對我說,這個人真傻,他本來拖的是吸金石,被人偷 換為吸鐵石他也不知道。我問他怎麼知道的,他說他從秘 魯一直跟蹤他到這裡。可能是在麥德林時被巴勃羅・埃斯 科瓦爾的手下調包了!那些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心裡 想這家伙在瞎說,巴勃羅.埃斯科瓦爾是100年後的事, 他怎麼會知道。他接著說,剛離開秘魯時是格拉納達共和 國,一路到了這裡變成哥倫比亞合眾國了,該死的內戰總 算結束了。

我急著離開他去我要去城中心的教堂和廣場,轉過一 個街角就看到了老城門,三個拱形門,中間有個白色的類 似教堂一樣的尖頂,四面鑲嵌著大鐘。人很多,從幽暗的 門洞進進出出。我舉起手機拍照,但沒法聚焦,而且我看

到我自己也在畫面裡。我再看那城門 原來是一個大玻璃窗的反光。是並排 著的幾個大玻璃窗,整面玻璃有四米 高,窗框是深灰色的金屬,筆直筆直 的。裡面是一個大廳,有人在排隊有 人在辦公,他們都穿著黑色的禮服 得體,看起來很是講究。我想這裡是 加勒比郵輪公司買票的地方吧,一邊 想著我就走進中間的城門,進去問個 清楚。沒想到這城門像泡沫一樣破碎 裂,像水面的倒影漣漪般的擴散去。

混雜著各種雜貨和馬糞的氣

味,連同眼前的景像一同在抵

御著歲月的侵蝕。那個拖著東

西的人又過來了,這次我看清

我清楚地看到堅固的花崗岩門垛,混合著希腊式和巴洛克 風格裝飾的塔樓,還有可抵御外敵的撞擊的厚門板,這麼 容易就撞碎了,不可思議。但現實就是如此,一切都是合 理的。我問一位站得筆挺像雕塑般的保安,進老城的城門 在哪裡。保安回答,城門還在建設中,並指著一些工匠 我說那城門三百年前就建好了,我剛剛還在你們窗戶的 反光上看到。哦,那是設計的藍圖,他說。他說的可能有 理,不然這城門怎麼像紙做的,一步就衝過來了呢,就像 大衛・考博菲爾穿渦長城那樣容易。

我向那些工匠走去,石匠鑿得石屑亂飛,有的人在 做裝飾花紋,他們用模型一部分一部分的翻模,我奇怪他 們那麼早就有了這種工藝!我以為那些花紋是一點點雕琢 而成的。一個鐵匠鋪叮叮當當的忙的熱火朝天。打鐵的師 傅很像當年山東新泰翟鎮李師傅,他正在與人交流馬掌的 事。後來他告訴我,前些年哥倫比亞太亂了,每天死很多 人,他們家族回到了祖先的老家中國,又遇到中國的文化 大革命,滯留在中國很長時間。30年前他們家又回到卡塔 赫納。(未完)

早己歸化為野變。 我不想破土, 常盛開也成了一種罪過

那就讓我呆在泥土下吧, 永遠做著以黑為白的夢 以狐獨為伴



我的心在你的表情 只因你憤嫉的眼眸 我看到了千蒼百孔的瘡痍世景 卻無以匹配那自豪的厲害頌歌 只因你緊閉的嘴唇 我聽到了劃破天空的憤憾吶喊 必然是為那片土地無助的蒼生

我的心在為你的日滾擔憂 繁華盛世無與倫比

怎能容忍你鄙夷的眼神 至高無上不可一世 飽讀書目 怎會放任你忤逆的聲音

損害不滿,

其反骨並沒

有正義性,

所幸你是一個視角 沒有秋滾可尋 縱使你是一個視角

已然成了永恆 利益受到的

瓦格納創始 人、最高領導人普里戈津,時隔兩 韓信也是一樣。 個月後在乘私人飛機從莫斯科飛往 聖彼得堡的航程中,飛機墜毀,普 哥不把你幹掉,大哥的其他助手、 里戈津以及瓦格納另一位創始人、大哥手下的其他小弟也會算計你、 領導人烏特金還有其他幾位瓦格納 謀害你,窩裡鬥就是一伙不義之 高官共7人全部命喪黃泉。

章,拿普里戈津與韓信比對說事, 是普京下令幹掉的還是其他人下令 寫得挺有意思,我也順這個話題說 幹掉的現在還沒有定論,但毫無疑 一說。

我的看法是,劉邦也罷,普金 注定的,而且必定是身敗名裂的。 也罷,都是背信棄義之徒,在這種 人手下能混得好的,也大都是陽奉 陰違、不講信義的貨色,易中天的 劉邦,韓信卻不管不顧殺了過去, 流氓的。

解自己做過的那些齷齪肮髒的事, 你飛黃騰達一時,在不需要用人的 時候就會想辦法將你除掉。兔死狗 烹這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

不過是對他那一伙人在普京獨裁統 粕。

在一伙不義的匪幫裡,就算大 徒之間的常態。韓信就是呂后利用 易中天老師為此寫了一篇文 蕭何來除掉的。普里戈津一伙究竟 問,韓信和普里戈津的悲劇結局是

正所謂:生而不義,死於無恥。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以牙還牙"之類,是中國傳統 文章中說的"當時齊國已經投降了 文化中的一味毒雞湯,宣揚的其 實是用對方所用的邪惡手段來對付 將齊國據為己有"就足以證明韓信 對方,而不是主張用符合道義的方 的人品不咋地。韓信的戰功,多半 式去對付對方。如果其人之道是正 也是靠一些不光彩的奸詐手段取得 義的,你與其鬥,那麼你就是非正 的,因為多數情況下君子是鬥不過 義的,你也就不可能真正的"以其 人之道"去對付之。從來就沒有兩 中國古代的軍事文化信奉的就 個憲政民主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 是兵不厭詐,三十六計多數都是以 如果其人之道是非正義的,那麼你 詐為手段。像劉邦、普金這樣的流 以其人之道去對付之,你仍然是非 氓,既喜歡用韓信、普里戈津這種 正義的。壞人的敵人不一定就是好 與自己沆瀣一氣的人,同時又最不 人,但是用壞人的手段的人一定是 放心這種人,不僅因為這些人最了 壞人。所以,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以牙還牙"在邏輯上 更害怕這些人用他們慣用的流氓手 就不可能是符合道義的,宣揚這些 段對付自己,所以,在需要用人而 東西就只能是導致惡的循環。這就 且你順服的時候就會給予重任,讓 是中國幾千年來徘徊不前、沒有根 本性的進步的原因之一。

君子有所為而有所不為,那些 歪門邪道的做法當然是不能用的。 宋太祖趙匡胤對幫助他篡奪 但是究竟哪些是可為的哪些是不可 皇位的功臣們說"哪天你們的下屬 為的,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明確的 也把黃袍披到你們的身上你們會怎 主流的答案,與當今的普世價值最 樣呢?"這反映了用不義的手段篡一接近的也只是"己所不欲,勿施於 權的統治者的共同心態。當然,趙 人",而這是一種否定式的表達, 匡胤還算是念點舊情、不算太壞 指導性不強,不是像普世價值那樣 的,給那些功臣們留了一條退路。 告訴人們要尊重他人權利、人人平 劉邦、普金可就沒這麼仁慈了,更 等。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很 何況對韓信、普里戈津這樣的露出 多與之相悖的內容在毒害誤導著人 反骨的幫凶,更加會毫不手軟地幹 們。我們批判傳統文化並不是要將 掉。普里戈津的反骨並不是反對普 傳統文化鏟除殆盡,而是要在普世 京的獨裁、為了追求憲政民主,只 價值的主導下去釐清揚棄精華和糟

斯科進發對 普京逼宫的